

飘零的少女

[美] 珍妮尔·斯蒂尔 著



飘零的少女

[美]丹妮尔·斯蒂尔 著

晓 萱等 译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 03号

飘零的少女

〔美〕 丹妮尔·斯蒂尔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25 插页2 字数284,000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册

ISBN 7—5407—0845—9/I·595

定价: 6.15元

编辑前言

随着丹尼尔·斯蒂尔的小说中文本不断问世，中国读者对这位以描写儿女私情见长的美国女作家已不再陌生，仅漓江出版社近年就已出版了五部斯氏的言情佳作，它们是《戒指》、《今生就一次》、《万花筒》和《爹爹》，还有这部《飘零的少女》，而且每部都反应良好，足见斯蒂尔小说自有其迷人的魅力。

斯氏擅长用纵横交错的情节线索描写困境中的人的命运，特别是女人的命运，因此她的作品特别受到妇女读者的欢迎。据调查占七成以上的斯蒂尔小说迷均为女性。读者们既为书中主人公的各种遭际扼腕叹惜，同时也从中吸取了勇敢生活的精神力量。不过美国评论界在肯定斯氏小说的大众价值的同时，也指出她的作品情节往往大同小异，缺少伟大作品所应该具备的广阔性和深刻性。读斯氏的小说足可洞窥美国当代通俗文学之一斑。

《飘零的少女》原名《卓娅》，1988年问世，是斯氏的近作之一。它描写了一名俄国皇家少女在动荡的岁月流亡巴黎和纽约的经历。卓娅初到巴黎时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但她坚强而富于才智，历经种种生离死别和悲欢离合，始终保持着人的尊严，显示出女性的不屈不挠和俄罗斯人的坚毅沉着。小说着意描写了卓娅与克莱顿上尉在危难中结成的爱情，以及为了这份刻骨铭心的爱而付出的巨大代价，读来别有一番滋味。

献 辞

亲爱的麦克斯

愿你茂年长青
终生坚强自立
去生活去爱去探询，
温柔敦厚
满怀爱心。
愿你尽享生命的馈赠
愿沉重的负担更轻，
恶风抛在身后，
煦阳温暖心头，
愿我的爱永驻你心间
天长地久。

献给你，也献给你的慈父，
我的心永远与你们同在
还有我的爱和生命
天长地久。

丹·斯蒂尔

卓 娅

足迹踏遍世界
那些神奇的地方
张张珍贵的脸庞
从身后向你喃喃低语。
回忆的
阴云彩霞
掠空而过
生活——是她真正的姓名，
有什么还留着
遥远的过去
多年前的痕迹？
那雕栏玉砌
那梦幻和回忆
还有昔日满怀的希冀。
宫墙内轻歌曼舞的人生

曾闪烁在你的眼底，

刹那间

竟像白雪飘落，杳然无迹，

竟似阵雨匆匆，万里一息，

那如缕欢声，不绝妙曲

良辰美景，离恨别绪

全如过眼烟云，

那绵绵的回忆

如朝露温柔，华绒靡丽

蒙住你的脸颊……

还有整整的一生

等待你去追求去更新

那童年的梦已经倏忽远去

弥足珍贵的

唯有岁末的歌曲，

缠着爱情的柔丝

如火的生命燃烧而消失

匆匆来去。

目 次

第一部	圣彼得堡..... (1)
	(1 至 7 章)
第二部	巴 黎..... (63)
	(8 至 28 章)
第三部	纽 约..... (209)
	(29 至 52 章)

第一部

圣彼得堡

卓娅又闭上眼睛，任三套车在冻结的雪地上飞驰。空中飞舞的雪花似一层薄薄的雾霭，在她的脸颊上留下轻轻的、湿润的吻，把她的眼睫毛绣成美丽的花边。宛如音乐般的马铃声在她的耳边拂动，她从小就爱听这种声音。17岁的年纪，她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人，实际上也称得上是个成年女人了，但此时此刻当费尔多用马鞭“叭、叭”地抽在油黑发亮的马背上，催赶着马儿在雪花中奔跑的时候，她仍然觉得自己像个小女孩。等她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已望得见沙皇皇宫外的皇村，她眯着眼远望着皇村尽头的那一对宫殿，然后拉开镶有厚毛边的手套，看了看表，默算着马车走了多少时间，这时，她脸上泛起了笑意。她向母亲保证过要在吃晚饭前赶回家，……她会的……假如她们不谈得过于……但她们做得到吗？玛丽是她最最相近的朋友，有如亲姐妹一般。

老实的费尔多回过头来对着她笑了笑，此时卓娅也高兴地笑了。这一天过得真不错。她一向酷爱她的芭蕾舞课，这会儿她的舞鞋还塞在她旁边的座垫下面。跳舞是一件难得的乐事，她从小就迷恋不舍。她曾暗地里告诉玛丽，她非常想偷跑去马林斯基舞蹈学校，住下来，与那些芭蕾舞演员们一块儿不分昼夜地练舞。想到这里她不禁笑了，那是一个她不能说出来的美梦，属于她那个圈子的人没有当职业舞蹈演员的，但她有这份天赋，还在五岁时她就感觉到了。不管怎么说，参加娜斯塔娃的课能带给她学习自己最喜欢的舞蹈的快乐。她非常用功，总是想象伟大的舞蹈家佛凯恩某一天会发现她。三套车快速地穿过皇村向她的表妹玛丽驶去，她的思绪也迅速地从芭蕾转到她

儿时的朋友身上。卓娅的父亲康斯坦丁与沙皇是表兄弟，她的母亲与玛丽的母亲一样也是德国后裔。她俩兴趣相投，无所不谈，怀抱着共同的梦想，分享着共同的世界，还是孩子的时候，她们就为对方排忧解难。现在，她必须去看玛丽，即使这会违背她向妈妈许下的诺言。这真太愚蠢了，为什么她不能去看玛丽呢？她不会走进其他人的病房，玛丽身体健康，根本没有病，昨天她给卓娅带来一张条子，告诉卓娅说她周围的人都是病人，她感到无聊透了。其实，也不是什么严重的病，不过是出麻疹而已。

费尔多不断地吆喝着那三匹黑鬃马，马车飞快地跑过，路上的农夫们急急忙忙闪开道。费尔多小的时候曾为她的祖父干过活，在他之前他的父亲曾在她们家干过活。只有为了卓娅，费尔多才会甘愿冒着她的父亲发怒、母亲作出难看的脸色的险，但卓娅已向他保证过没有谁会知道的。他曾经带她上这儿去过上千次了，她几乎天天去看她的表兄妹们，这一次会有什么难处呢，不就是体小瘦弱的皇太子和他的姐姐们得了麻疹吗？阿利克斯还只是个小男孩，大家都知道，他身体不好。卓娅小姐年轻、充满朝气，而且非常可爱。她是费尔多所见过的女孩中最漂亮的一个，他的妻子露蒂米拉一手把她带大。他的妻子上一年患伤寒死了，这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特别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孩子。他现在唯一的家就是他帮着干活的这个家。

哥萨克卫兵在大门口让他们停下来，费尔多用劲勒住发怒的马。这时雪积得更厚了，两个头戴高顶皮毛帽子、身穿绿色制服的警卫走过来，一付戒备森严的样子，直到他们看清了车里坐的是谁，他们才显得轻松放心了。卓娅经常出入皇宫，已是这里尽人皆知的常客。费尔多抖开缰绳，又往前去的时候，两个警卫身体笔直地向他们行礼致敬。他们继续前进，经过费

多罗夫斯基教堂，驶向亚历山大宫。这是沙皇皇后最为喜爱的住处。除了开舞会或正式的场合，他们很少用彼得堡的冬宫。每年阳春5月，他们就搬到座落在彼得霍夫庄园上的别墅去消夏。整个夏天，或乘他们的“北极星”号游艇游玩，或去波兰的斯巴拉避暑，之后，通常在9月伊始，去利瓦蒂宫。卓娅经常与他们一起去玩，然后回斯玛利学院上学。但她也非常喜欢亚历山大宫。她迷上了皇后那间闻名遐迩的紫红色卧室，并叫人仿照姨母阿莉克丝的房间，用同样柔和的色调装饰自己的房间。卓娅这样做使她的母亲感到很高兴，一年前她就决定放手让这孩子自行其事。卓娅每次来皇宫，玛丽都故意用这件事来逗她，说她的房间让她联想到她的母亲。

两个僮仆拉住仍跃动不停的马，让费尔多从骑座上下来。雪花纷纷，飞过他的头顶，他小心地伸出一只手去接住卓娅。她的厚毛皮大衣沾满了雪花，从彼得堡到此地两个小时的奔波把她的脸颊冻得发红。她心里想，可能她只有与她的朋友喝杯茶的时间。随后，她就消失在亚历山大宫庄严肃穆的大门门道上。费尔多回到马厩里，他很乐意把城里的新闻告诉他的朋友们，乐而忘返地等候他的女主人。

两个侍女过来接过她的大衣，卓娅慢慢地从头上摘下黑貂皮帽子，解开又长又密、像火焰般的美发。夏天在利瓦蒂宫时，她经常披着松散的头发，令人驻步忘然。皇太子阿利克斯喜欢拿她红光灿灿的一头秀发开玩笑，每次她拥抱他时，阿利克斯总是用他的小手轻轻地抚弄她的头发。对阿利克斯来说，卓娅简直就是他的亲姐姐，虽然她只比玛丽大两天。她们气质相近，都很宠爱阿利克斯。在他的姐姐们中间以及在整个家庭中，他总是被称作“小宝贝儿”，纵然他已12岁了，他们依然这样看他。卓娅表情严肃地向那两个侍女询问阿利克斯的

情况，年纪大一点的侍女摇了摇头。

“可怜的小东西。他全身长满了水疱，咳得很厉害，吉列德先生成天都守候在他身旁，皇后陛下在忙着照顾女孩子们。”奥伽、达吉亚娜和安娜丝塔西娅都从他那里染上了麻疹。这种病极易被染上，因此卓娅的母亲让她避开。但玛丽没有一点生病的迹象，她在昨天给卓娅的便条中写道：“亲爱的卓娅，到我这里来吧，但愿你的母亲会同意你来。”

卓娅抖开头发，整理了一下华贵的羊毛外套，绿眼睛显得神采飞扬。芭蕾舞课之后她就换了校服。此时，她快步走下宽敞的正厅，径直朝她熟悉的那扇门走去，那门通向楼上玛丽和安娜丝塔西娅合住的简朴卧室。她轻轻走过沙皇的副官麦锡捷尔斯基公爵办公的房间，虽然她穿着沉重的靴子，他也没有注意到卓娅，她没有弄出一点声音，走上楼。一会儿，她在玛丽卧室的门上轻轻地敲了一下，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谁？”

卓娅用修长、优雅的手扭动门上的捏手，把头伸进门去，一束红发似乎做了她的先导。她看到她的表妹兼朋友静静地伫立在窗前。玛丽转身看见卓娅，蓝色的大眼睛立即闪耀出光辉，她跑过来迎接卓娅，卓娅也向她跑去，张开手臂拥抱她。

“我来救你，亲爱的玛西卡！”

“天啊！我以为我会因寂寞而死呢。这里所有的人都病了。就连可怜的安娜昨天也得了麻疹。她现在呆在妈妈的隔壁屋里，妈妈一定要亲自照看每一个人。她整天除了端水送茶，什么也不做。等他们入睡了，她又去旁边照顾那些士兵。这里快变成两个医院了，而不只一个……”玛丽边说边假装用手去拉她柔软如丝的棕黄头发，卓娅听到这些不禁笑出声来。旁边的凯瑟琳宫在战争开始时就一直用做医院，皇后身穿佩有红十

字徽记的医院制服在那里不知疲倦地工作，她还希望她的女儿们都做救护工作，但在所有的孩子们中，玛丽最不喜欢干这类事。“我简直难以忍受！我想你恐怕不会来，如果妈妈知道是我求你来的，她准会对我生气。”两个年轻姑娘手挽手地走进房间，坐在壁炉旁边。这间她平日与安娜丝塔西娅合住的房子陈设简单朴素。像她们其他的姐妹一样，玛丽和安娜丝塔西娅只有朴素的铁床，床上铺着干净雪白的床单，一张小书桌，壁炉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一排绘得很精致的复活节彩蛋。玛丽把每年的彩蛋都保存起来，它们中有些是孔雀石做的，有些是木制的，有些上面雕有很美的图案，有些镶满宝石，她把它们当成少有的几件宝贝珍藏着。孩子们的房间里丝毫找不到她们父母的房间或宫殿其余的厅堂里那种富贵豪华的迹象。房间里一把椅子上覆盖的一条精致的绣花围巾是她母亲的好朋友安娜·维茹波娃替她绣的。维茹波娃就是卓娅进屋时玛丽向她提到的那位女人，她的友谊的酬报是麻疹。想到这里，两个女孩都笑了，为自己逃脱了这场病祸感到庆幸。

“你没事儿吧？”玛丽爱怜地打量着她，她小巧的身体拥在厚重的灰羊毛外套里显得更小，她穿着羊毛外套是怕从彼得堡来的一路上冷。她的身材比玛丽小，甚至更匀称更纤细，虽然玛丽在人们眼里已是家族中数一数二的美人了。玛丽长着一双像她父亲那样敏锐的蓝眼睛，透露出高雅的气韵。她比姐妹们更喜爱珠宝首饰和漂亮衣服，这是她与卓娅的共同爱好。她俩可以花好几小时来谈论她们见到的漂亮服装，每次卓娅来访，她俩都要花很多时间来试母亲的帽子和珠宝饰品。

“我很好，……只是妈妈说我这个星期天不能跟奥伽姨妈一道去城里。”这是玛丽最迫不及待的大喜事。每逢星期天她们的姨妈大公爵夫人奥伽·亚历山大娃把她们都带到城里去，在安

利契科夫宫同她们的祖母共进午餐，然后去看望她们的一、两个朋友。但是，现在她的姐妹们都病倒了，所以一切事情都省略了。听到这里，卓娅的脸沉了下来。

“我就担心这个。我很想给你看我的新长袍。是祖母从巴黎给我捎来的。”卓娅的祖母叶甫盖妮·彼得罗夫娜·奥苏波芙是一位卓越的女性，她身材中等、仪态高雅、穿戴讲究；81岁的高龄，两眼仍炯炯有神，闪烁着活力，人们都说卓娅看上去像她。卓娅的母亲身材高大，举止文雅，长着一头浅色的金发和一双不安的蓝眼睛，显得倦怠慵懒。她属于那种你总想保护她不受外界伤害的女人，卓娅的父亲经常就是这样做的。他待她像个脆弱的孩子，一点也不像他活蹦乱跳的女儿。“祖母捎给我一件做工很好的粉红缎面长袍，到处都挂着小珍珠。你要见到该多好哇！”像孩子一般，她们谈到她们的长袍就像谈到她们的玩具熊那样津津有味，玛丽高兴得直拍手。

“我再也等不及了！下周大家都会痊愈。我们到时候就去，我发誓！我们去时还要给你那间傻里傻气的房间画一幅画。”

“你敢乱说我的房间！它一点不比你妈妈的房间差！”两个女孩子相视欢笑起来。这时，孩子们的长毛狗乔依跳进房子里来，围着在火上烤着手的卓娅咻咻叫个不停。卓娅给玛丽讲着斯玛利学校里那些女孩子的趣闻。玛丽很爱听她讲外面的事，因为她几乎与外界隔绝，只和弟妹们呆在家中，接受家庭教育，彼尔·吉列德是她们的家庭教师，吉布斯专门教授英文。

“至少我们现在没有课，吉列德先生正忙着陪‘小宝贝儿’。我有一周没见过吉布斯先生了。爸爸说他被麻疹吓跑了，怕传染上。”两个女孩乐得咯咯地笑。玛丽满怀柔情地替卓娅编着红光熠熠的长发，这是她们自小就喜欢干的一项消遣，一

边互相编着对方的辫子，一边闲谈着彼得堡和她们认识的人，虽然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周围的世界平静多了，连卓娅的父母也不像他们过去那样经常举办舞会，这件事令卓娅非常丧气。她喜欢同身穿闪亮制服的男子们交谈，喜欢欣赏身穿珠光宝气的长裙的贵妇人们。这给她提供了给玛丽姐妹们讲新鲜故事的素材：谁长得漂亮，谁长得丑，谁戴的是最气派的钻石项链等等。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世界——帝俄的世界。卓娅幸福地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中心，她像她的母亲和祖母一样，头上也戴着伯爵的头衔。她父亲是沙皇的亲戚，她们全家一荣俱荣，过着豪华的生活。她自己的家是仿照安利契科夫宫建造的，只是占地面积略小一些。与她一起玩耍的伙伴们都是些创造历史的人物，但对她来说，所有这些都习以为常，不足为怪。

“今天乔依看起来特别高兴。”她看着在自己脚边不停玩耍的狗。“那些小狗好吗？”

玛丽神秘地一笑，优美地耸了耸肩：“太可爱了。哦，等一下……”她放下替卓娅编好的辫子，跑到桌前，拿出一件她差点儿忘了的东西。卓娅的脑海里马上出现了一个念头：那肯定是她们某个朋友的来信，要么是阿利克斯或姐妹们的照片。她们聚在一起时，她好像总是会拿出一些好东西来分享，但这次她拿出一个玲珑剔透的小瓶，满心欢喜地递给她的朋友。

“那是什么？”

“好东西……送你！”卓娅埋头看她手上的小瓶时，她在卓娅脸上轻吻了一下。

“啊，玛西卡！这是……对是它！”她用鼻子嗅了嗅，证实了它是“丁香”，是玛丽最喜欢的香水，卓娅几个月来一直渴望得到一瓶。“从哪儿弄来的？”

“莉莉从巴黎给我带回来的。我想你很喜欢，妈妈给我的